



## 我们这些痞子青年

原创 何妨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

本来题目想定为“我们都是痞子青年”，但转念一想“我们”和“都是”这样的词语太过宽泛，分不清朋友和敌人，有可能被不是痞子不是青年或者是痞子是青年但不自知的人加以诟病，于是我只能改成“我们这些痞子青年”。

把“都是”换成“这些”，囊括的范围就小了许多。这就像是画了一个圈，让我们这些痞子青年们能够有局限地谈天说地。

小王对我这篇的题目表示有异议，他说首先你以上的两段话都是废话，虽然你明面上只是纠正自己的用词不当，但你文字间仍然含有讽刺意味，尤其是“不自知”三个字，代表了你的看法。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废话。

小张说，怎么会有自己是痞子是青年而不自知的人呢，你这句话说的有毛病啊，这年头谁不是青年，不管是七老八十的还是啃棒棒糖的孩童，都有青年的心或者即将成长为青年，你这说的不够严谨。

在小张说话的时候，小宋赶紧把嘴里的棒棒糖嚼碎，把棍子一扔。这时候小李插嘴了，你这确实都是废话，谁是痞子？不管是高等专科学校还是职业技术学院，是公办一本还是民办二本，你们总归来说都是学生，不是痞子，谁是痞子？我就是痞子。你们都有光辉的未来，我这五年制中专刚毕业，我才是痞子。

小张表示赞同，连说对对。小李对他说，你对个屁，你是学生吗？你是开拖拉机的，你也算不上是痞子，你就是一混子。

我们都笑了。

小李准备花全部的积蓄，买一辆阿普利亚的摩托，他说这摩托能跑到二百迈，准备背上个小行囊，骑上摩托去远方。至于远方到底有多远，他也没有多想，他让我们站起来，看向楼下的一条公路。

小李说，你们看到这条公路了吗？你们看应该是看到了的，这条路叫310国道，从济南通到这里的，最终的目的地是一个叫霍尔果斯的地方，等我有了摩托，我会沿着这条国道一直向西走，没有钱了我就在附近找个活干，然后继续向西走，走到不能走的地方，我再把摩托一卖，坐火车回来，我一定要做火车，不能做高铁，高铁太快了，太快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我现在就是这么打算的，反正肯定要走，不管去哪里，不管去哪个方向，我都要像那句歌词说的那样，那句薛之谦的歌词，所以到哪里都像快乐被燃起，就好像你曾在我隔壁的班级。完成这个过程可能要一年，也可能两年，到时候你们有可能就毕业了，你，小李指着我说，你必然会羡慕我这种生活，等我再回来吧，我再回来的时候我给你讲讲沿途的故事。

小王说，我也想去。可是我不能去，你去吧，你先去吧，我会写一首诗给你，其实是早就已经写好了的，但你一直迟迟不动身，我也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其实我还有两句没有写完，你一直不对我说你要去的目的地，剩下的两句诗是必须要有地名的，这下我知道了，我会写完给你。我会寄给你，让他，小王指着我说，让他给你写信，信的末尾附赠我送给你的诗。

之所以要用寄信的方式，是因为小李之前就说过，他在去往的过程中尽可能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他说原汁原味的旅行是不能和抖音快手朋友圈挂钩的，不需要任何照片来留念，真正意义上的远行是为了逃离现代生活，在过程中有思想和感受就足够了，不需要用什么别的现代科技来留存当念。

小王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对的，你看王维要是去边塞只想着拍照，他也写不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了。

小李以赞许的态度拍了拍小王的肩。他说，我远行之前最担心的就是你了，你天天就知道搞什么诗文，我虽然有时候附和你，不能说你写那诗没有意义，只能说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毫无用处，你太单纯，你不能总是想着李白曹操……

小张突然说道，我李白贼六，马上国服。

小李看了看小张，继续说，你不能总想着李白曹操，你得想着你以后要干什么，我们已经过了精致装扮生活的年纪，你要想的长远一些，就像他说的，小李指了指我，我们都是痞子青年，痞子是什么？是勇敢，是果断，青年是什么，是热血，是理想，我知道你写诗也是你的理想，可是你得在坚持理想的同时，你得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干着，写诗是精神生活，我知道你精神生活很充实，但你也痛苦，时常为了诗里面某个句子某一两个字焦头烂额，你也要重视一下现实生活，你不要逃避，你得直面这个问题，虽然这是个饿死诗人的时代，但你不能真把自己饿死了吧。

小王说，我打算毕业后就进厂，在流水线上过枯燥的生活，虽然这是无奈之举，但我会力争不让自己像许立志那样。

我说，许立志？你可别学他，你别老是把自已跟海子顾城王小波许立志比，你还是想着李白曹操好一点。

在小李指着310国道的时候，我看到镇上有名的流浪书记根哥儿在草丛里捡塑料瓶，小宋不理解我为什么称他为流浪书记，我告诉小宋，根哥儿在人民公社的时候当过书记员，后来遭革委会批斗，从那以后脑子就有点问题，他的思想似乎暂停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无儿无女，捡垃圾流浪为生，但根儿哥字写得好，尝尝捡拾到粉笔头，就会在墙上写上大字报标语，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例如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于是我们这些痞子青年，都称他为流浪书记。

小张也看到了他，他大声喊，嘿，根儿哥。根儿哥似乎听到了他的呼喊，我看到他拨开自己一绺一绺的头发，抬头往我们所在的天台上看，我看到了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

小李说的那句“我们已经过了精致装扮生活的年纪”让我陷入思考。什么算是精致装扮生活呢？

我们几个依然还用着QQ，很少用微信。以前用QQ的时候，总喜欢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什么背景，什么主题，什么气泡，什么企鹅黄钻厘米秀，我们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个性鲜明的年轻人。

我们曾经一天发数条说说，打个哈欠放个屁都要想几条文案装裱一下，有个点赞立马给人击个掌，看着评论会有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

加了很多同学群聊跟人扯淡，看着99+的消息特有成就感，加了一些天南海北的同龄人，聊着一些有的没的，投机就弄个火花每天怕掉，话不投机就对骂批驳，感觉自己日理万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那个时候我们年轻，我们自信，我们无知，我们是精致装扮生活的一群人。

现在我们还是年青，我们迷茫，我们忧伤，我们是憧憬鼓噪未来的一群人。

过分精致装扮外在生活而不修饰内在素养让我们成为了痞子，过多憧憬鼓噪未来而不修饰内在素养让我们成为了青年。

其实自始至终，我们不管是痞子还是青年，我们都还是很肤浅，不过刚二十岁刚上大学的年纪，就学会了包装自己，不洗头不敢出门，穿拖鞋不敢去买饭，把聊天游戏当作日理万机，对充斥的虚假信息信以为真。过分精致装扮生活，以至于让我们忘了自己原本什么样。

有时候我会反复思考小李说的话，小李一直拒绝给自己打上标签。他说我们同样的，也已经过了被鸡汤文一读就腐蚀掉的年纪，那些都是骗初中生的。小李对我说，你读过很多书，大冰张嘉佳卢思浩还有什么兄弟，你就不再看了。他们的书曾经我也荼毒过深，觉得背个书包走在公路上就是背包客了，抱把吉他走在街头就是流浪了，那样就文艺？年轻人那样做就是文艺青年？那都是屁，往自己身上打标签的都是阅历太少的无知者，那些话那些观点造福受益的，都只是说话的人本身。

小李对我说，你是半个文人，为什么是半个？文人的本质是什么？文人的本质是文人相轻，不相轻还叫文人吗？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你不能通过书里面的人物来确立自己的想法。聚会，酒局，KTV游乐场，推杯换盏间似乎有了快意人生，其实不能这样，你这些都必须得要会要经历，但这些都不能算是人生履历，你不能被这些吵吵闹闹包围了生活，不能等烟火散去以后，什么都没有。

小李拍了拍我的肩，他说，我记得，你说过的，烟花还在天上，你不能总是抬头看，你要去侧面看看。

小李临行之前对我说的这些话让我在很多个夜晚久久不能入眠，对某些方面的思考思之又甚，然而终究是寻不到什么的。我不是在他的话语中寻什么道理哲学，也不是寻什么鸡汤真理，我似乎越来越明白，他这一趟必须要走的远行的意义。

我所面临的，即将经历的他已经很多都经历过。无论是选择入团入党积极忙事情，还是参加社团参加活动让自己陷入一股足以麻痹自己的充实中，亦或是刷视频玩游戏靠朋友圈的动态喜怒哀乐，或者是不断换人换地点找寻爱情的真谛，虽然以上数种选择都是必须要经历的，但本心的好恶能够避免大多数无意义和虚假空虚，不管选哪种，他都是想让我秉承本心的想法，走我自己觉得对的路，自己走出的路，才叫个性吧。

所以我就这样过着一天又一天，偶尔冒出一两点绝妙的灵感，忙对小宋小王说一下以供自己日后励志，大多数时候在应付完必须且枯燥的生活后，我都如一叶小舟，顺着思想的大河漂流，偶尔的灵感和热血是扑腾的两朵浪花，顺着思想的大河的方向，看着远方的飞鸟落霞。

小王在我的劝说下，已经放弃要成为许立志的想法，已经恢复了最初乐观的心态，不管风破浪会不会有时，济沧海要不要挂云帆，这些已不是他纠结的主要问题。他就如一片枯黄的叶子，想成为诗人笔下的秋天，然而现实让他成为了一只枯叶蝶，没有办法成为诗人本身，无奈他只有被生物书摘录去做教学的价值。

小李则像他胯下的摩托，我还没有询问他的摩托叫什么名字，我给的建议就叫痞子，他是个青年，摩托就叫痞子，青年骑着痞子，沿着310国道一路向西，去往天水，去战姜维，去往霍尔果斯，去往霍尔果斯更西的地方。

小舟从此逝，江 海寄余生。

我想。